

自美返國後就致力於現代文學的外譯工作，至今將近三十年絲毫不倦，成果豐碩。早期編譯有《中國現代文學選集》，收錄一九四九到七四年間的新詩、散文和短篇小說作品，厚達一千四百頁，成為到目前為止，國外學界研究台灣文學的重要參考書，以及許多大學教授台灣文學的主要教科書。

一九九二年，她接下由林語堂先生、殷張蘭熙女士及多位文壇前輩創立的《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》，定期將台灣的文學作品翻譯外介，許多作品如王鼎鈞先生的〈一方陽光〉、陳芳明教授的〈相逢有樂叮〉等，都經由國際筆會總會的期刊流傳到世界各地，獲致極大迴響。

一九九九年可說是齊教授翻譯事業的豐收時節，先是與王德威、馬悅然兩位教授合作，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「台灣當代中文文學」翻譯系列中的《荒人手記》及《三腳馬》在美獲媒體及學界好評。而除了依靠與國外學術單位的合作之外，齊教授和筆會的同仁也試圖將筆會多年來的努力，採用中英對照的方式呈現國內作家的作品翻譯成果，那就是去年出版的《中英對照讀台灣小說》。

除了翻譯之外，齊教授在文學評論上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。她先後出版了《千年之淚》、《霧漸漸散的時候》等評論集，範圍含括文學現象、眷村文學、反共文學、鄉土文學、小說及散文序評等諸多品類，展現出多元的文學觀察及閱讀品味，在作品與讀者之間，也進行另一種方式的譯介。

在五四獎的得獎感言中齊教授如此說道：「文學的築橋者無暇耽於夢想，他需沿著河岸勤作觀測，尋找宜於渡河的地方。世界因有不同的思想與文字而豐富。在不同的文化之間，我曾努力將作者、譯者和讀者的才華凝聚成橋。我相信厚積橋墩，穩鋪橋身；我相信沒有虛度的歲月。」（陳國偉）

鄭焯明： 榮獲南瀛文學獎



陳需霖攝影

同時具有醫生及詩人兩種身分，讓鄭焯明的文學生命綻放出不同於一般詩人的特質及詩風。

對很多人來說，他的名字並不陌生，他的經歷顯赫，八〇年代創辦《文學界》雜誌，提供台灣南方文學界一個文學發表的廣大空間，也出版許多文學書籍。後又於一九九一年創辦《文學台灣》雜誌，並舉辦台灣文學獎百萬小說獎，對鼓勵關懷台灣這片土地的作品不遺餘力。

也正因為如此，由台南縣立文化中心所舉辦的南瀛文學獎，在一九九九年九月，將最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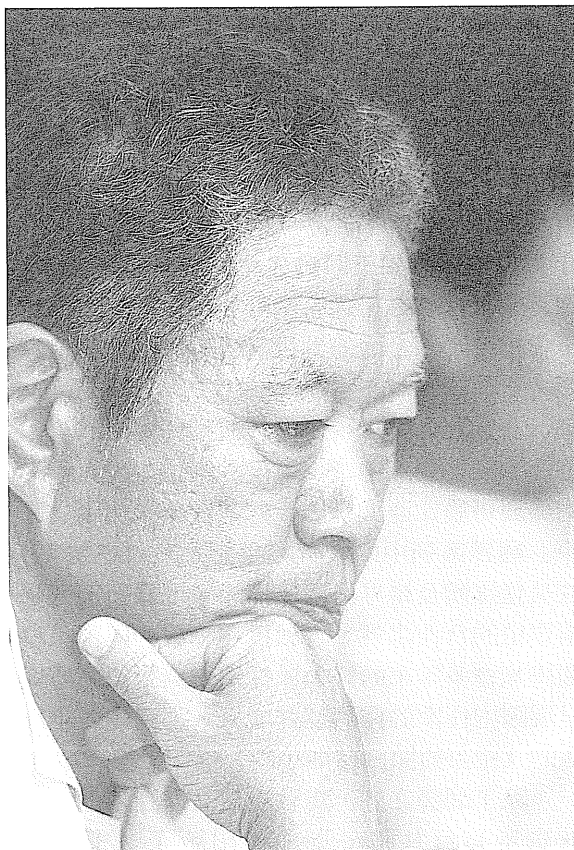
榮譽的文學獎頒予鄭炯明，表彰他對於文學界的貢獻，以及長期以人權、環保等主題創作現代詩的努力。

鄭炯明的詩擁有極特殊的風格，他身為笠詩社社員，十分能掌握笠詩社許多社員所採行的新即物主義創作風格，對客觀的物體給予精確、直接的立體敘述，在有限的題材下做精確的描寫。他也善於譬喻，尤其以物喻人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他以「蕃薯」這個物象表達台灣人十分不堪的命運，藉由蕃薯自生到死、春夏秋冬各異的姿態，來建構其與台灣人命運同質的關聯。

也由於鄭炯明具有醫生的身分，使他在作品中透露出醫者的仁心。將醫生關懷病人的天職與詩人對於土地及人民的關懷相互連結，運用醫生的冷靜及客觀，看出土地與人民的病徵和病根，再進以詩治療的階段，他同時運用兩種詩眼，來進行觀察及營構的工作，正如《混聲合唱——「笠」詩選》中評論的：「基本上是台灣知識分子內心的反省，蘊含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，充分反映了台灣的現實，也包含了詩人對悲苦人世的關愛，對鄉土的擁抱，同時對現實社會的不公不義予以嚴厲的諷諫。」

鄭炯明先後出版過《歸途》、《悲劇的想像》、《蕃薯之歌》、《最後的戀歌》等四部詩集，詩作屢獲肯定，曾獲得青年詩人獎、笠詩獎、吳濁流文學獎新詩獎。他得到的諸多肯定正代表文學界對其文學的認同，他總希望用文學來治療台灣人民的創傷，安慰每個角落裡不為人知的悲歡，像古典音樂中不斷重複的賦格形式，創作出一首又一首的詩作，給予台灣人民重生及光明的契機。（陳國偉）

蔣勳： 看美的力量升起



聯合文學提供

一九九九年元月，蔣勳開始接任《聯合文學》雜誌社社長，離開了他在學院內的專業教學工作，重新出版了《歡喜讚歎》，並且續作了《傳說》。

整整十年，蔣勳活躍於熱鬧沸揚的台北文化圈，因著對於文化活動的關愛與迫切的熱情，他不斷地發出改革與求新的呼聲。如今他逐漸沉澱思緒，並不是對美學的評介與報導不再關懷，而是冀望在冷靜地觀察與沉思之後，更深刻地透視這個時代，思索它將何去何從？